

左思思想新论

陈祥伟

(如皋高等师范学校 江苏 如皋 226500)

【内容摘要】有关左思思想的研究较少,已有的观点多认为他早期为儒家思想,晚年则受玄学影响,遁入道家。本文从左思的生活经历、诗歌创作和其诗作的美学风格上来考察,认为儒家思想贯穿了左思一生,即便他晚年隐居,也只能算个“儒家的隐者”。

【关键词】左思 思想 《咏史》 儒家诗学

中图分类号 I2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1)10-0095-04

左思是西晋太康时期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也是自文人诗开始繁荣的汉末至文人诗走向顶峰的唐代的一个重要的过渡人物。但限于史料,今人对他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诗歌创作,对于他的思想,研究的却不多。已有的少数研究成果对左思的思想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即左思早期为儒家思想,晚年则遁入道家。“左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渴望建功立业到功业难就的失望不平转而步入了超脱出世的变化过程。”^[1]八首《咏史》“真实地表现了诗人从积极追求建功立业到消极避世的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2]然而,从左思的生活经历、诗歌创作和其诗作的美学风格上来考察,我们发现终其一生,左思的思想一直合乎儒家的规范,并没有遁入道家。

一、左思的人生道路——对儒家思想的坚守

左思(250?—305?)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他的祖先是周代齐国的公族,本姓姜,因当时有左公子、右公子,左公子的后代遂以左为姓。他出生于一个有儒家传统的家庭,母亲早逝,父亲左雍,出身小吏,做过太原相、弋阳太守,后升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官位虽不高,但行监察等职,有很大的弹劾权。他的父亲能够从一个底层官吏做起,一步步升至殿中侍御史,这种踏实勤恳、积极进取的精神无疑深深地影响了幼小的左思。据《晋书·左思传》记载,左思小时学钟、胡书及鼓琴,都没有成功。左雍很失望,对友人说:“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左思受此激励,开始勤奋学习,并终于学有所成。这条记载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左思的家庭很注重对左思的培养,希望他能够成就一番功业;二是左思小时并不勤奋,亦或并不聪明,却很有志气,能够知耻后勇,变得勤奋努力,积极上进,希望能像他父亲一样给家庭带来荣耀。这种有着浓郁的儒家氛围的家庭环境和勤恳务实的性格对左思的思想影响很大,可以说左思的儒家思想即奠基于此。

左思也想跻身社会上层,但他丑陋的长相和口吃的缺

憾让他心愿难遂。据《世说新语·容止篇》记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姬共乱唾之,委顿而返。”这则逸闻与当时盛行的人物品评风气有关。人物品评渊源已久,早期的人物品评比较注重对象的道德品质,东汉后期以来,人物品评逐渐转向重视对象内在的才智、性情以及外在的容貌举止等。左思或许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想效仿潘岳,靠仪容来获得声誉,哪知反成了东施效颦,贻人笑柄。如果这条材料不足以使人信服,那么《晋书》本传中对于他“貌寝”的评价当无人有异议。查《辞源》对“寝”的解释是“容貌丑恶”,本传选择这个词来形容左思,足见左思容貌不是一般的丑陋,也难怪刘义庆写小说会把左思附会进去。

当时的上层文士崇尚的是玄学清谈。清谈始于曹魏起始年间,以何晏、王弼高谈《老》《庄》、盛推道家学说为标志,此后便成为一种绵延数百年、贯穿六朝的时代风尚。不过除少数几个玄学家外,六朝清谈注重的并非是玄学名理,而是借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展现自己敏捷高妙的辩才和高旷放达的风神。而左思因为“口讷”,显然不能加入上层文士的清谈之列。所以《晋书·左思传》说他“不好交游,惟以闲居为事”。

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左思有自卑心理^[3],这个说法还是比较合理的。但强烈的自卑感对左思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它促使左思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更加务实进取。奥地利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自卑感既能摧毁人,也能塑造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它会推动个体去追求补偿、改善处境。”^[4]而且,缺陷感越大,自卑感越重,寻求补偿也越迫切。为了补偿身体带来的自卑感,左思便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创作。当时的下层士人,比较多的是选择了文史学、儒学或阴阳五行、书艺、音乐等作为专攻方向。这些学问与当时上层盛行的玄学清谈相比,是一些实学^[5]。左思选择文史作为发展方向,特别是汉史,这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

* 作者简介:陈祥伟,如皋高等师范学校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

了坚实的基础。在文学创作上,他曾用一年的时间写了一篇《齐都赋》,更不惜花费十年的光阴去写《三都赋》。他的创作态度严谨、刻苦。为了写《三都赋》,他专门造访著作郎张载,向他请教岷、邛之事。又以为自己见识不博,请求做秘书郎,借以博览群籍。创作时构思十年,家中的门、庭院、墙乃至厕所都放置纸笔,想到一句就写一句。这种勤勉自励、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既是他出于自卑感的补偿心理的体现,也是他以儒家精神自我激励的结果。

即使是在社会地位提高、文学声名满天下时,左思也没有与圈子里的朋友如二十四友等坐下来空谈玄理,他从事的依然是儒家的事业。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年)左思妹左芬被选入宫,左思移家洛阳。元康年间(291—300)左思依附权臣贾谧,成为二十四友之一。但左思只是为他讲解《汉书》,而非当时流行的《老子》、《庄子》、《周易》等玄学三书,此举也可看出在玄风大炽的时代背景下左思对儒学的坚守。

无论是妹妹贵为妃嫔,还是自己的赋作能使洛阳纸贵,都不能使左思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自272年入洛,直到290年才为陇西王祭酒,291年做到秘书郎^[6]。他依附贾谧,对仕进也没有起到什么帮助。这时他认识到,仅仅依靠个人奋斗根本无法实现人生抱负,而这并非是自己的错,而是当时社会制度的错。从此,他的思想发生了剧烈的转变,由之前的歌功颂德(《三都赋》中有歌颂西晋统一的话)转为对门阀制度的猛烈批判。这便是八首《咏史诗》的由来。

贾谧被诛后,他无意仕进,退居洛阳宜春里,专意于典籍。齐王冏任命他为记室督,他托口有病,拒绝就职。等到张方纵兵暴掠洛阳,左思便举家迁至冀州,直至终老。在冀州的生活,史无明言,想必也是“专意于典籍”。有人认为这是他道家隐遁思想的体现。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儒学创始人孔子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隐遁的思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7](P170)]“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7](P303)]“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7](P617)]则隐逸也应该是儒家的一个思想传统。左思因对社会失望而抨击进而躲避,如果我们非要将他称作隐者的话,那么他也是儒家的隐者。所谓儒家的隐者,即信奉儒家学说,但又由于诸多原因,不出仁,不参与社会政治活动,隐以求志、坚定儒道的士人^[8]。也有人将隐逸分为道隐和儒隐,道隐是隐逸中的正宗,他们惧怕官场的恶浊,厌恶尘世的嚣扰,以隐为目的,不求富贵利禄,不慕权势声名,只求保身全性,在无拘无束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儒隐是儒生面对官场的黑暗,仕途的险恶,怀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人生态度,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自己进退出处。这些人或先隐后仕,或先仕后隐,或隐、仕几次反复,都出自主观的真诚。他们不是伪君子,他们的行动体现着自己的信仰^[9]。以此标准来判断,则左思显系儒隐。

二、左思的诗歌创作——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

诗歌是一个人心灵最本真的表达。通过研读诗歌,我们可以探讨一个人最真切的情感,最真实的思想。而最能代表左思思想和感情的便是他的八首《咏史》诗。这八首诗可以

看作他一生的总结,其儒家思想也集中地体现于其中。

左思《咏史》诗作于诗人晚年^[6],其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表现高远的志向和浩然的气概

左思在诗歌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高远志向和浩然气概,有着强烈的个性形象。如《咏史》其一:

弱冠弄柔翰,卓犖观群书。着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
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冑士,畴昔览穰苴。
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
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这首诗是左思八首《咏史》中的第一首,是诗人在晚年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的作品。在诗中,左思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志向。他首先充分肯定了自己的才能,认为自己学识渊博,熟读兵书,文韬能与贾谊、司马相如媲美,武略可与司马穰苴并论。有如此的才能,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得到朝廷的重用,施展宏伟的抱负。他要帮助司马政权南平东吴,北定羌胡,统一中国,平治天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功成之日,他不愿受封赏,而是甘愿退居田园。其中“长啸激清风”“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三句最是传神之笔,诗人豪放高迈的浩然气概,从容淡定的大将风度,举重若轻的高度自信,历历如在目前。从此诗可以看出,左思不仅志向高远,而且节操高洁。他的求仕进,并非单纯地谋求一己之私利,而是为了谋求国家的统一安定。儒家一贯提倡有才能就应该施展出来,左思这种积极寻求用世的精神正是他儒家思想的体现。

2.批判阻遏人才仕进的门阀制度

这种思想在第二首中表现得最为激烈: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躋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这首诗以不合理的自然现象起兴,引出“世胄躋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而以双关语揭示出这两种不合理现象的根源,矛头直指魏晋以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腐朽的士族制度。接着援引史实,证明奇伟之才横遭压抑的现象自古皆然。这样既切合了咏史的题目,又增加了诗歌批判的深度和广度。他所抒发的,既是个人的怨恨,也是古往今来所有被埋没的寒士们的怨恨。

这首诗几乎全篇运用对比手法,鲜明地突出了批判对象的不合理性,结尾更是用了反问语气,强烈又沉痛地表达了自己满腔的愤恨与不平。整首诗一气流荡,充满了批判的张力。

儒学一形成就鲜明地表现了一种社会批判的精神。所谓社会批判精神或叫抗议精神,指儒学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和品质^[10]。左思猛烈地批判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正是对儒家批判精神的发扬。

3.表现诗人藐视豪右的气骨

如《咏史》其六: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
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
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在这首诗中,诗人鲜明地表明了对士族权贵的态度。诗歌开头以侠客荆轲和高渐离混迹市井却豪气震天、旁若无人引出自己超迈脱俗的高蹈形象。接着直陈对权贵豪右的不屑一顾:那些豪门贵族哪值得一提!他们虽然自以为高贵,但在我看来,他们不过像尘埃一样轻微。荆轲、高渐离这些人虽然出身贫贱,但在我看来,却价值千钧。左思认为,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应该是他所具有的才能、气节,而不是他的出身。因此他对那些并无真才实学却因出身高贵而世居上位的豪门大族十分蔑视。这首诗直抒胸臆,铿锵有力,痛快淋漓,显然是诗人愤懑至极的宣泄。他的这种傲岸气骨,深深地影响了大诗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蔑视权贵的最强音,也是对左思精神的发扬。

4. 对自我才能、价值的充分肯定

如《咏史》其七:

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樵采,伉俪不安宅。
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
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当其未遇时,犹在填沟壑。
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在这首诗中,左思表达了自己对英雄的看法。他列举了汉武帝时的主父偃、朱买臣、司马相如和秦末汉初的陈平四个历史人物。他们在未显达的时候都曾极度穷困,甚至有死后填身沟壑的忧虑。但他们后来都成为彪炳史册的伟人。由此看来,英雄都有艰难的遭际,自古皆然。哪个时代没有天纵奇才呢?只是他们被遗弃在草野之中罢了。在这里,左思看到了英雄人物常常会有悲剧:如果他们不能被统治者发现,没有脱颖而出的机遇,他们就会像平庸的人一样被埋没于历史之中。但这不是英雄奇才们的错,这是社会的错,是当权者的错。这首诗体现了左思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才能,认为自己也是像四贤一样的一代奇才,但自己至今没有建立起像四贤一样的伟业,那就是社会的错误。因此左思强烈地否定社会,肯定自我。在那个时代,左思能具有这种意识,是难能可贵的。

5. 对高尚节操的追求

这一思想在八首《咏史》诗中表现得比较普遍,第一、三、五首中都有体现,最集中的莫过于第三首。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
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
临组不肯继,对珪宁肯分。连玺曜前庭,比之犹浮云。

这首诗通过歌咏段干木和鲁仲连建不世之功却轻视禄位的高尚节行,来表明诗人高尚的节操。段干木是正宗的道隐,本身不愿仕进,他之所以能使秦王打消攻打魏国的念头,并非他出面活动的结果,而是秦王听大臣说魏王尊段干木为师,天下皆知,故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从行事上看,鲁仲连并不是道家人物。专为人排忧解难,功成之后又拒不受赏,飘然而去,这是典型的侠士的行为。因此,左思仰慕这两个历史人物,并不是仰慕道家,而是希望也能成为像他们一样功成不受赏的高洁之士。

再如第五首: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
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歛来游。

被褐出闾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论者普遍认为这是左思表达归隐之心较为明显的诗,因为许由是隐者的典范。但就整体来看,我们认为这首诗的主旨还是蔑视王侯权贵,追求精神的自由高洁。许由自是隐士的代表,但他同时也是志行高洁的代表。左思所景仰的,仍是他高洁的精神。“振衣”两句境界阔大,气势恢宏,但它展现的是左思豪迈的胸襟,而非左思隐居生活的真实描绘。

通过考察《咏史》诗的内容,我们发现,无论是表现其高远的志向、高洁的操行,还是肯定自我、批判门阀制度、蔑视豪右权贵,都鲜明地体现了左思的儒家思想。

能够表现左思思想的还有《杂诗》和《招隐诗》二首。其中《杂诗》末四句云:“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意为自己虽怀高远志向,却局促在四海之中,不得实现,只能独守空堂。少壮之时不能长存,倏忽之间已经年老,不能不令人感慨。此诗李善注云:“于时贾充征为记室,不就,因感人年老,故作是诗。”^{[11](P735)}从这里也可看出,左思的有官不就,并非陶渊明式的“性本爱丘山”,并非出于求隐,乃是因为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让他感到压抑,局促不安,壮志无法施展。这首诗作于诗人晚年,丝毫不见隐逸倾向。两首《招隐诗》,描写隐士清幽的生活环境和自在无束的生活,同样是左思政治失意下的儒隐思想的表现。

三、左思风力——儒家诗学精神的表征

左思诗歌的美学风格异常鲜明。钟嵘《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即指他的诗歌感情激烈丰富,格调高昂,气势充沛。这种美学风格的形成,与左思诗歌“以气为主”的特点密切相关。左思“气”的成因很复杂,有积极进取、一展抱负的豪迈之气,有才志之士不为世用的愤激之气,有对权贵豪右不屑一顾的轻蔑之气,有对压抑人才的门阀制度的怨恨之气,这些气积聚沉郁在诗人心中,喷薄鼓荡于诗句之间,便形成了左思诗歌独特的美学风貌。钟嵘认为左思的诗歌“其源出于公干”^{[12](P58)},而评刘桢诗为:“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12](P43)},将这个评价移用左思的《咏史》诗,确实也是恰当的。

左思的诗歌上承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下开同样是批判不公平社会的鲍照之流,正是建安和盛唐诗歌之间重要的过渡。陈子昂在其诗歌理论名篇《修竹篇序》中言:“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我们认为他的这句话更像是文人不负责任的夸夸其谈,而不是符合文学史实的科学评价。左思的存在便是明证。

无论是“风骨”还是“风力”,都属于儒家诗学的范畴。毫无疑问,“风骨”能够成为重要的诗学范畴,与刘勰是分不开的。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意图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要返本。所谓“本”是指以儒家元典为代表的“质”。二是要纠“失”。所谓失,即指内容上离经叛道,形式上追求浮诡雕饰的创作倾向。而刘勰提出“风骨”的概念,“与儒家元典对刚健中正人格的推崇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他要以“风骨”“风力”来代替齐梁以来的“纤微”“萎弱”“纤秾”等萎弱文风。^{[13](P166-168)}因此,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的左思诗歌的美学风格——左思风力,正是儒家诗学精神的表征。

综上所述,在玄风弥漫的时代背景下,左思依然坚持儒

家的人生态度,力求建功立业,实现自我价值。虽然门阀制度将他摒于理想的大门之外,战乱和动荡使他远离了政治之途,但他依然没有受玄学影响,遁入空疏玄虚之学,完全地消极无为,而是通过诗歌创作来批判社会,通过“专意于典籍”来坚守儒家之道。

参考文献:

- [1]张春丽.从左思《咏史》诗看其思想变化之轨迹[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1).
[2]程丽芳.魏晋玄学与左思的诗歌创作[J].河南社会科学, 1999(2).
[3]潘江艳.左思心态探微[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0(1).
[4]阿德勒.挑战自卑[M].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36.
[5]钱志熙.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5.83.

- [6]牟世金.徐传武.左思文学业绩新论[J].文学遗产,1988(2).
[7][清]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韩星.儒家的隐者——李柏思想构成探析[J].人文杂志, 2001(2).
[9]孟祥才.评东汉时期的隐者群[J].聊城师院学报,1997(6).
[10]杜维明.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A].中国哲学[C].第二十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1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12]徐达.诗品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13]李凯.儒家元典与中国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2002.

(上接第94页)美满的、诗性的,令人向往的。与当下生活的矛盾性、残缺性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故乡就具有了生活理想、终极归宿的意义,称为了人类的精神家园。游子的最终愿望就是重归故里,官吏们的理想多是衣锦还乡,他们都把故乡当作人生的目的地和消解生命焦虑的最佳场地。然而,人生的终极归宿永远不可能真正达到,因为人生永远生活在旅途中,唯一的归宿就是死亡。故乡和归宿的遥不可及引起人们更深一层的悲伤和无奈。

所怀念之人与故乡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同一层障碍,即“在别处”心理。如果所怀念之人就在身边,而又身在故乡,那么所怀之人以及故乡的价值与魅力就要大打折扣。因为人的向往与回忆都是指向别处的,所以这种向往与回忆就成为了一

个陷阱,假如生命中有了过多的这种陷阱,机会大大挤占掉现实和当下在生命中所占的地位;不过同时为了在生命中保持一个精神家园,来消解当下生命中的焦虑与矛盾,人们常常又甘愿付出现实与当下被流放的价值。对别处的向往与追忆,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生命焦虑,缓解生活矛盾,但如果详加考察,就会发现别处的虚妄,以及对别处向往的荒诞,因为怀人和思乡永远都和失落与怅惘相联系。毕竟人所拥有的只是现在,任何别处都具有飘渺性、虚幻性。

参考文献:

-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萧统.文选(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 2005.